



史記題評卷八十七

明楊慎李元陽輯訂高世魁校正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

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

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

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

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

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

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

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

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

此事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

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

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

何言不暇游說取榮貴即如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詬

呼后反而悲莫甚於窮困又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

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窮

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

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

人不韋賢之任以為即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

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

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成大功者在因瑕

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昔者

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

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

徵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後諸侯蓋六世

矣正義曰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

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

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清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

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

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

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

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

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既正正義曰鄭國渠

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鄭郭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

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

秦作注既渠令費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

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

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

為權時義亦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

未為得也十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

賤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

迎蹇叔於宋

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

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求

不豹公孫支於晉

索隱曰不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子者

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索隱曰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

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

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

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索隱曰

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州司馬錯

拔按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難錯成蜀

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

北收上郡

正義曰惠王十五年南取漢中

漢中取地

包九夷制鄢郢

故楚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

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

種此言者也東據成臯之險

正義曰河南南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

睢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尙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

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

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于闐國有隨和之寶正義曰

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

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立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

而有光因號隨珠下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蘇

秦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梢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

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

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

長駃騠不實外既索隱曰駃音決駃音提周書曰

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

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娛心意說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

曰此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

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

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

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

之並非秦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不進

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佳

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搏髀而

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直秦之聲也

索隱曰說文云甕

在瓦器也秦人鼓之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

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

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

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

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

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

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

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

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

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入反說文曰夫物不產於秦可寶

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

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

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新序曰斯在逐 逐至驪邑得還 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

史記卷六 李斯列傳 六

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
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
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
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
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十餘歲封子弟功臣
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
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
臣也索隱曰重音逐始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
用反重者再也

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
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
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

一尊

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辯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

一天下海內共尊立

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

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
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
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

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
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
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
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
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
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
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

此言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

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

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

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

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

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蒙恬

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士隱姓

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

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為

性類集古
今善之
善

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
 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
 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
 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
 置始皇居輜輶車中徐廣曰一作輜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總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趙高因
 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
 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

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
 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
 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
 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
 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
 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讓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
 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
 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
 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

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孤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

新圖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不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分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

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
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
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
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
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
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
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天忠臣不避死而庶
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
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

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

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

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

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

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小生立奚齊也三世

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為戮紂殺親

戚正義曰謂紂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

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

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
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
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
孤必有喬松之壽孔里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
孫足以為寒心善者用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
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
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直躬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
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
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
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

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
運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
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也太子日夜然望扶蘇為人
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也蒙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
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
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各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
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
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
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

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

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為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

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
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
大臣蒙毅等八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
於社史記正義曰砒音貯格反。索隱曰砒音宅財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肢體而殺之財
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
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
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
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
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鄠山之北唯上幸哀憐之書上

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

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

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

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

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

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

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

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

曰采一名櫟一作柝。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

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染糲之食索隱曰糲音資

糲音即葛反染者糲也糲者糲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麩徐廣曰藜音響藜一音資

劓刑音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徐廣曰劓音響劓一音資

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禹鑿龍門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

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決渟水致之

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肢肢膚也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

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

之宿只良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

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

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

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

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

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

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

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

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

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
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
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
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
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命之曰以
天下為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
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
身也桎梏於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
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

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後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
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
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
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
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
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
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
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奴隸
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
也奴僕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

馬
詩
少
可乎

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黜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

人必怒怒則闕闕則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

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

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

人弗釋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

常是也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

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

探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

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

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痒牧

其上詩云痒痒曰痒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

痒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

笑反漸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明主聖

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

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

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



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

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循廢也止也

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且夫儉節仁

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

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

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

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

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

磨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故生則有尊重之勢

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

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

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

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

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

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

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

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

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

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則國家富國

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
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
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
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
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
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
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
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

通諸事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

之禮舉有不當者

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
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
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
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
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
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
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直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
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

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
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
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
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
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
勿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
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
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
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

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

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

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察丞相恐其不審乃使

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其

泉方作陂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

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

索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

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

史記卷六十五 李斯列傳 五

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

其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

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

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患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方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

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飭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

不行逆於昆弟不顧其怨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官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

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
王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
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
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比逐胡貉
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
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
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
五矣治馳道與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
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

夫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乃
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
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
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
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
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
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
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

用字
越春
有比

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

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律之三世乃出居瑤瑤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壘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壘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子誤當為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

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

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

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

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

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史記題評卷八十七

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傳

吳二

史記題評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
 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
 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為趙取二十七城始皇三
 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
 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
 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
 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

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

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

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

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

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

博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徐廣曰至遼東

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

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

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

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

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

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

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

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僂

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

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

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

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

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史記卷六十八 蒙恬傳 二十一

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
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
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
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
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
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
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
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
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

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

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父矣而毅諫曰不可若

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

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

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前已囚蒙恬於陽

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

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

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

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

子嬰紀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

黃文

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呂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今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

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毅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大

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

言觀
信于
美此
說

必是籍於諸侯

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

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執足

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之我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

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

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

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

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

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

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今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

徐廣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

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

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

察於參伍上聖之法

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

城亭障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史記題評卷八十八

史記題評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侷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今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公

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

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客素時故賓客

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

劉瓛云古其夫新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題評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侷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今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

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

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如淳曰父客素

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

劉瓛云其夫新

張耳陳餘列傳 葉再生

身游

請決嫁之張耳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張耳是時脫

身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漢章帝

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刑州唐昌縣

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

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

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

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

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

張耳曰監

門里正

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咎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

徐廣曰一作攝

使受咎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

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

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

令里中

索隱曰案門下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

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

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

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

楚杜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
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
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自張膽出萬死不
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
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
樹黨為秦益敵也故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
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
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

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
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
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竒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
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
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至諸縣說其
豪桀曰酈長曰至河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
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

為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外內騷動

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然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父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然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

莫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

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

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

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徐廣曰傳辦公之腹中者

以音載李奇曰東方人物挿地皆為傳曰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

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辦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

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

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
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
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
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
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
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
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
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

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
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
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
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
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
章軍入關至戲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
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
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
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

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瓚曰方言云介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

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

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

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

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

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鷹

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

徐廣曰趙王九月也

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

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如淳曰廝

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廝養韋昭曰析薪為廝故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

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

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

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

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

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

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

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

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

殺趙帝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

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

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

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

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

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

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

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

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

齊趙王姊
齊趙王姊
齊趙王姊
齊趙王姊
齊趙王姊

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
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
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
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
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
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
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
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
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得趙

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

項羽改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

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

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

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

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

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

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正義音釋往讓

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

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
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餘曰
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
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
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
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
澤先嘗秦軍云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
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
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項羽悉引兵

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

圍鉅鹿秦軍遂高力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
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
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
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
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
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
索隱曰索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
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

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

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

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

張耳遂有却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

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

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人多為之

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

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

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

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即以南皮旁三

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耳之國陳餘

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

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

正義曰上說音悅下音武銳反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

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

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

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

至句必
何楚難
後句
公歸漢

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

欲之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燕文志云楚有甘

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

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

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

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

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

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

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

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

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

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

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泜晉灼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

景純註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追殺趙王歇襄國

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

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

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

黃文

高祖

講蔽自上食徐廣曰講者臂捍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

詈其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

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

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

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

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

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

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

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然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

乃濟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柏人

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要

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

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厠

也今按云置厠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上過欲宿

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

而去漢九年貫高然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

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

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

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

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

開送致

與王請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

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

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

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

張晏云藥灼也說文云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

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

據天下豈少而女乎未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

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贛曰以私

中大夫泄公曰

正

自泄姓也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優

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篋輿前

徐廣曰篋

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

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笱音峻

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

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

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

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

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

讀千古

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主審出乎泄公曰然泄
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
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
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
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航遂死韋昭曰航咽也當此之時名
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
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
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

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

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子象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

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

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

紀張輔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

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

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

侯張偃之孫有罪絕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漢溪云豈
謂問哉謂
通問哉

成字
止太史公
已成蛇足
難史之贊

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晉洪要用字
死云然猶爾也謂相
和同諾者何也謂然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卿者
諾相信雖死不顧也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
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題評卷八十九

東記題評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審陵

君索隱曰索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
後也晉灼云審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

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
于放反咎往從之陳

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

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

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

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

對須溪云
方亂時乃
有讓于東
却齊趙繼
絕世如周
市云云者
惜其福智
不及不然
豈不高視
簪帶哉

魏王

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

臨濟

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

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

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它楚將

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

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

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

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

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必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

河東都平陽

正義曰今晉州

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

正義曰臨晉在周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

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祖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

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

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

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

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詰

滎陽以豹國為郡

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

漢王令豹守滎

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

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

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

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

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君少

年疆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

索隱曰旦日謂明日

之朝日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

曰臣老諸君疆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

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

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

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

公之從碭北擊昌邑

正義曰碭唐郟縣宋州碭山縣

彭越助之昌邑

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

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屬漢

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

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

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將

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

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

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

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

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

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

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

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

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州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

咎守成皐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

為楚正義為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

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

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

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

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

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

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

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

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正義曰從宋州北

至鄆州以西曹濮

從陳以東傳海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

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

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

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

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

正義曰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

都定陶正義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

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

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

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

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

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

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石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

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

蜀費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西至鄭索隱曰地

林云縣名今為臨邛逢吕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

王為吕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吕后許諾與

余成廣

劉須溪云
無乘勝
日有聞矣
不可解看
上語意謂
其與喋血
乘勝則
有開矣身
已為王彼
將不反此
特反故隱
約如此下
最見用
力處解開
自字

俱東至雒陽吕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
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舍
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
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啞韓傳亦有喋
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猶

踐也然敵踐血而行孝
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

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

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此言其
言其無
中事取於
衆人所不
求亦其素
意如此他
人筆力幾
許發明獨
出無身耳
五字極備
善蒸龍變
又怪其度
二字又不
可解云
此也

史記題評卷九十

史記題評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

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

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

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

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

於英六蓋英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

後改為蓼也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

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

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

祈祈語辭人有聞者共俳笑之以俳優輩笑之布已

論輸麗山

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

麗山之徒數

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廼率其曹偶亡之

江中為羣盜

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

陳勝之起也布廼見

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即

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

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

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

中閭城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廼以兵屬項

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

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曰薛在徐州

項梁云曰布常冠軍白布常

也縣界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

布為當陽君

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

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

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軍范增為末將項

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

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

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

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

功冠諸侯
皆服兵皆
以少敗眾
也皆於叙
事申提撥
其功

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

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

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

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

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

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擊之

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治

殺之郴縣

正義曰上丑林反今郴州有義

帝冢及祠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

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

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越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然布數使使者謂讓

谷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

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

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索隱曰案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

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

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

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因大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大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大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

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

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

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

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

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

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

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

常守之也乘者登也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

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

羽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

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使楚

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

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

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

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

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

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

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

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

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

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

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可遂殺

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

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陳

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

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

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

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廼使人入

九江楚已使項伯叔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

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

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

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

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河之功謂

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

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

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

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

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

蒙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

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
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
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
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
醫醫家與中大夫首赫對門徐廣曰首音肥。姬數索隱曰人姓名也如醫家首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
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
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
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

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

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驗淮

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

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

迺赦責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

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

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

王之䟽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䟽分也禹決江䟽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

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

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

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

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

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

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

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粟

此文自協

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曰古歸重

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

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

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

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

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

陳豨

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

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

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

○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

城縣北四十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

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

曰謂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

聽布果破其二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

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特布兵精其上迺壁庸城

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亞之與布相攻

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

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

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

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

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番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

淮南王封貫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

多以功封者

卷之三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索隱曰拔音項
白曷反疾也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
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與自愛姬殖
妒媚生患音以滅國媚音肩媚亦妒也○索隱曰漢
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
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
布之誅為疑責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
得言妬媚是媚也
一云男妬曰媚

史記題評卷九十一

史記題評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時

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

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日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數月亭長妻

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食時信往不為具食

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韋昭曰

絮為漂故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

劉須溪云
比平傳嫂
語門籍至
難刺於則
平得尤雅
此字何至

漂母奇跨
耳又奇

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
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豈望報

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

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
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

蒲伏正義曰俛音
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

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
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

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

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
也○索隱曰

李奇云楚官名
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

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

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

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

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知失左右手居一

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

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

等蕭公
也

五

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
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
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
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
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
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
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

一軍皆驚馬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

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

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

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

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

項王嗜噍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音於鳩反噍烏路反叱

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叱噉噉懷怒氣叱然不能任

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余亦敬慈愛言語

通下原有
世字須溪

曰此耳也

匹夫之勇
易言婦人
之仁難言

多怨百姓
語矯

嘔嘔索隱曰嘔音吁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
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
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
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
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
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
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三秦王為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

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六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

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

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索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

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

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

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

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

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知退塞王欣翟王

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

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

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

漢書曰

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

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

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徐廣曰罌一作缶服虔曰以木罌銚度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

曰以木為器如罌銚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

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

絳州夏縣東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

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

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定魏為河東郡正義曰今

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故城正義曰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正義曰關與聚

木罌銚渡軍者取罌銚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船蓋軍事取速成用成器也今淮濟間賣罌銚皆用此法右如韋昭之說以木為器如罌何不遂造舟

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正義曰關與聚

爭此巽鉅
乃取之人
用器易
者耳

城在潞州銅鞮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

詣榮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

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魏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隘是也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

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

喋血關與索隱曰喋舊音歎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曰

音徒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集

得樵蘇
後集

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

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

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

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

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

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歿曰今日破趙會食如淳曰小飯曰歿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

上戰鼓旗
傳中兩
傳中兩

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昔水陣正義曰綿蔓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趙軍望見而大笑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平日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

實以捷復
疾戰三字
行果然

史記卷六十三
八韓信列傳
七
余成廣

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
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
王歆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
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
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索隱曰如淳云
効致也晉灼曰
効數也鄭玄注
禮猶呈見也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
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
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
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
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
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
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
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
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
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

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音
曰鄙音曠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
今高邑是虜魏王禽夏說關與一舉而下井
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
涇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
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禴衣其食索隱曰禴鄒氏
音瑜美也漢書
作美衣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
輸食

須溪曰醪
兵字如花

齊世家醪

之愉亦訓

釋漢詁楊

著碑醪

投醪昔君
德農夫醪
未皆以醪
作釋

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欲戰恐义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
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
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
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
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鄉食士
大夫醪兵魏都賦曰有醪順時劉逵曰醪酒也○索
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醪酒謂以酒食養兵
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北首燕路正義曰
謂以酒食醪兵士故字從酉乎
首音狩

羅福

向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暴其簡牘或長尺也

其所長於燕正義曰暴釋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

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

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

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

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

詳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

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

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

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

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

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

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

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

漢書卷九十一 韓信傳 十一 羅福

且酈生一士伏軾

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掉三寸之舌下齊

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

將數歲反不如一賢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

齊歷下軍

徐廣曰齊南歷城縣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

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

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

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

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

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

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

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

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

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維水陳

徐廣曰維水陳廣

日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維音維地理志維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

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

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

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在濮州東南九十里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

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

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齊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

於此日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敖陳平躡

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

知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

張敖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儼為乃遣

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張華曰武涉墓在盱

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

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

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

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
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
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投則漢王
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
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
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
戟之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
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

得必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
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
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
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
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
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
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
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

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
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
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
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
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維
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
北奔北也張晏曰於成臯傷背敗滎陽傷成臯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
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

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
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
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
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
從燕趙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西鄉
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正義曰止楚漢之戰則為百姓請命故云請命則
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
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安齊之故有膠泗

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壓陳澤之事二人相然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

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與項王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壓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

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
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禹夏諒引兵下井陘
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推楚人之兵二十萬東
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
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
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
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
信謝曰先生且休矣今日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
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

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必言計不失本末

者不可紛以辭夫隨而卷之後者失萬乘之權守儋

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

受船魚石罌不過一斛之餘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

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量輕重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

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

豫不若蜂虿之致螫正義曰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

不如駑馬之安步孟孟具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小言不如瘖龍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

索隱曰鄒

漢書

氏吟音巨蔭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

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

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

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

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漢王之困固

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

祖龍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

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

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

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乞等我時我寧不能殺之

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

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

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

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

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

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曰

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曰

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
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
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
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
人言狡兔死良狗耳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維
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
不朝從信由此日然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
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

多多益善
信子曰分
數明也按
孫子曰治
衆如治寡
分數是也
注云部曲
分什伍
取此也

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
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
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
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
相國將兵守代也
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
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
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

史記卷之五十五
淮陰王
五

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
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
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
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
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
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
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姓氏案功臣表
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一信反者未知孰是信
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必
召恐其黨不成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書

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
給信曰雖疾強入賀
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
正義曰長樂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
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
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
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
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
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
而夷之乎上怒曰身之通曰嗟乎冤哉身也上曰若

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
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正義曰長樂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
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
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
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
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
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
而夷之乎上怒曰身之通曰嗟乎冤哉身也上曰若

史漢之分也

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

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

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

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

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

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見評者以兩語
變括鄭重
其大
皆過資不
在傳
補所

史評

蕭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題評卷九十二

史記卷九十三

耳又可知

耳又可知

某氏謂趙武宗

出周召太公之封

謂不封日也不

史記題評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

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

故韓襄王孽孫也。索隱曰何

休注公羊以為孽賊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

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

欲以撫定韓

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

日河南

縣也

順

韓王信者

盧縮者

同例若此

曰信都下

以司徒為

申徒廣之

此

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

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

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索隱

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

廼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

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

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為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

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

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

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

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

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

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駟

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

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

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奴

數入晉陽正義曰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上許之

正義曰并州上許之

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

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報反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

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

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正義曰路

州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

張晏曰白土縣

名屬上郡

勇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

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

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

至

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

正義曰石州縣

後復

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

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

西北漢令車騎

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

谷

正義曰今媯州

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

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

上出白登

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

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

有壘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

正義曰閼於連反又音燕

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

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

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

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漢書音義曰言唯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

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

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

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

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

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

事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

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

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蠶無一罪

身死亡文損曰大夫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

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債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債音

○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債

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

疎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

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

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生子因名曰頽當韓

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

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

表屬榮陵。正義曰滄州縣。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都吳

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頽當

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鄆陵之鄆。索隱貴幸名

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

代徐廣曰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

隱曰案博物志季君也拜為龍頽侯續說夜索隱曰頽五格反

歷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

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頽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

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

龍頽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頽

侯漢表是也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

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

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

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

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

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

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群臣

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

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

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縮別將與劉賈

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

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

王盧縮為群臣缺望案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及虜臧荼廼下詔

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

王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

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縮為燕王

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

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

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

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

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無滅豨等

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

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
 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縮疑張
 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
 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
 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十

二年東擊黠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
 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
 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
 兼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燕閉匿謂其幸臣曰

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
 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
 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
 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
 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
 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
 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
 盧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縮為
 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縮

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

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

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

也鳥九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

陳豨者宛胸人也正義曰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豨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

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

至平城還廼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

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

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

有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

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

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

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曰二

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

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

聞廼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劫略者皆赦之上自

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

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
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
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
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
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
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
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
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
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
取其急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
若飛鳥也

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
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
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
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
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

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六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

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

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曷丘臣其

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

為代王

徐廣曰十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代州于遙縣西南十二里

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

丘

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傲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䟽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題評卷九十三

史記卷九十三

八東希

上

仁

史記題評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故

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

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陳涉之初起王

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

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

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

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

徐廣曰二世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

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

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章邯夜銜

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

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

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

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

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

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

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

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

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

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

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

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

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

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懼又音釋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

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何故

也賡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

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用事者墳墓矣

曰齧齧猶齧齧。索隱曰齧音蟻齧音紇齧則齒齧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

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

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

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

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

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

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

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

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

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

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

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

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

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

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

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

吳奎

月○正義曰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

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叔齊

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

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

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

橫復得叔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

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

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

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

橫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

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

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

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

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

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

日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

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

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贏城在交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

田橫亡走

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
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
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
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僖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
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
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
○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
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為亂迺
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享陛下之使

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
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
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
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
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廐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
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
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

吾身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
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
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
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
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
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
流涕而拜其二客為劫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
田橫正義曰齊田橫首出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
注云薤露蒿里此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
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
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路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

人使挽逝者歌既止行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

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
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
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其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韓信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
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

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
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

項通云
劉生神
德家多傳
之大抵英
誰不得志
自放志
豈必羽
化飛山哉

卷之五
日善言專
葉采

謂田橫之
客五百人
皆至賢無
不善於善
畫者乃莫
能圖謀以
存其國何
哉猶東坡
題田橫墓
詩意也

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
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
之事何故哉歎畫
人不知畫此也

記題評卷九十四



